伊川先生語二

已巳冬所聞

問孔子稱伯夷叔齊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何也曰以夷齊之臨若念舊惡將不能處世矣

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相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尚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

連下文為一卷

不足以名之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替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

潛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矣

右雜說三章舊集有之今附于此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佗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狠以明在上變而爲察以狠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大抵卦文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必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

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贊之矣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

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
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不可得也
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
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
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
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
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
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孟子辨辨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

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
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
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
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與不當爲

便是命在其中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
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即却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人或以禮官為閑官甚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
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為閑官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
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若留意於獄者則
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
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
箇義理立養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纖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
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來學者
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却無學者
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
人神即聖而不可知又曰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
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彼國人來問
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
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顏左右而言他乃巫

馬期來告正合不答然孔子答之者以陳司敗必
俟其反命故須至答也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
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
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而得之
古有教今無教以其無教直壞得人貨如此不关今
人比之古人如將一至惡物比一至美物
造道深後雖聞常談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
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
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
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
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平一於
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
奪元良之位至於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
之理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
者止是方睽之時循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

而已須有濟睽之道（本睽卦以下別爲一章）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柰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柰何也

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紀侯大夫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一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
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
名非已宗於人也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
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必須計
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亦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僞也
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
哭猶存朝夕哭若無拳蒼殯（子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
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
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
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
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禮云宗子如（一作正）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
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
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
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
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
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
是淺近語人既能（一作）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
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
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
然豁然有覺處
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
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
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則亦未足以語君子

諸儒鳴道卷第三十四　十二月初二夜校　雪飛未已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七

此卷鳴道集內所採不及半其存者以朱點識於上方以別之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丁集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哉道一

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本作）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

此下有我不敬人人加以我
也十句在本卷第五十
四葉

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無終既無首

安得有終故曰無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其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其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
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
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自盡力求
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其
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
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
或問簿廳在今者也簿所欲為今或不從柰何曰當
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今是邑
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
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
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
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
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
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illegible]作有剛柔也故強
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
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
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已甚易畏縮者

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窮窮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敝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

事莫是心不專否曰
若專焉生解又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
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者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
者之學末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一牽於訓詁三惑於
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
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

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
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
非特行難知亦難也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
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
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
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

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耳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恐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瞻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瞻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恩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

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

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潘養須用歌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箴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強勉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卜至此卜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則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一無此字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

徒各以私智揆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耶欺耶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又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

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甚舊嘗進說於王上及太毋欲令上

下接卯麥夫陰汗為一條

廿二景

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間則無

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
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
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
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
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
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僞性爲
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
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
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絶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
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
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慧
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
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
多少枝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
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
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
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

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
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
也天資有量者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
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
可敬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
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
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之當時人皆驚懾到
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
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
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符堅
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
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
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
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
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選其子弟鑿

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
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令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
義理便迫窄君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
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卞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
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
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是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
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
也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

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
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
爲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
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
實難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
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
高遠實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
無事大意却是在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上又問人
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出

管窺天不見星斗粲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
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
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
親老須用禄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
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
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苟不知命見
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
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

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柰何得之）

頌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

在下條後合爲原

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傚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佗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眞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庵中坐却見庵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

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
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
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
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乆矣又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
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耶合無
耶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
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感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
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
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
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眞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
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
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
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
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
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

爲釋氏之辭善遣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遣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車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佗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自任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任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底自長減底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若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嘗讀千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
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
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
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
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
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
既窮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
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
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
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
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
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繞謹嚴便有
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
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
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
亞聖之次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

此條上接或問人倦怠為一條

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
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
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
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
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
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
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
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
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
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
荅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
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為塋）他在
房間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
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
為恠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
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

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斷）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幷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力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一本無此一段）

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荊公勿使上知之語信

乎曰須看佗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
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
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令且勿令上知若此類
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
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
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
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于天體
魄歸于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此條楊人之所以異於一條合為一則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
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
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
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為人繁氣為蟲否曰
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
也或曰人初生時還必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
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
而生草木不足疑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
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
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看不可知曰今天下

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恠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

後世爲衰一代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其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以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減不

胡告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里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

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令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
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
返朴今當為鬼為蜮此言甚是只為秉彝在人雖
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
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
也既思卽是思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
謂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
如何地下若言有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
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
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
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
只平日涵養又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
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

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

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占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以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

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特各因其心之所重者
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
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
物始得這裏便（最）作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
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
主一李明曰昨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
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
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
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紘明甚纊充耳凡物之
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
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
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箇字便不得也問
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
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
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
心如鏡如止水

問曰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之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兆朕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敝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令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公之道故雖一旦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

便放去也

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蜾蠃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又便能肖政之化人宜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其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輝光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何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

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用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心體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總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

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
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
是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有
清濁稟氣清者為賢稟氣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
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
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
若才乎曰固是也然其道也不可移不得性只
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
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忘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
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
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
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
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
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
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緊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
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舍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

別為一條

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

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謂義）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會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

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性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

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佗說便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眼以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已安有不誠盡已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爲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之中
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
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
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孔子教人不憤悱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
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
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
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見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
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
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
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
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
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
足以周身安道何故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
得況於聖人同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
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
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
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加我數年五十卒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
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
可以無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
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
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無過蓋孔子時
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脩他經惟易未嘗
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
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
易道而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解也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已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
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
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
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
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
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
能不犯非禮若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
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夫知道甚遠

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面說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然可死之理除非是鬬死然鬬死非禦侮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逸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于親在爲親圖養

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旁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今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

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學」作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簡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猶禮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

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
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
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
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
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
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
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
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
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
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
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
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
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
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
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是是不可取也饒

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是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

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諧」作「皆」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禹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始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
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
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
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
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
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
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
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
履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
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
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
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
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
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
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

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絶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襴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此下接或曰傳記有言

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
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
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
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
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
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
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
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遹是也其信

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
利且譬如倚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
又要稱子以求温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
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
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
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
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
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

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智曰只此兩句說智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智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如凡在行過風雨之類皆過之類也則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佗不念舊惡氣象甚宏格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險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

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他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綿償未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求

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
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
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
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
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佗一半不得渡自合
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
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之
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
故不得而辭子華使於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
冉子請益冉與之亦少聖人與之少他哩會不得又
請益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他冉子終
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
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
仕有餘兼孔子當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
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
邦孔子止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
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言譏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已曰非是歸過於已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必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為譏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必娶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園田疇之類未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佗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洽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

山二行接本卷第三葉人
忠恕可貫足否修後

有變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
當時謂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
相稱者也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
從後進而從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
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
甚難行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爲達曰
此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
下人者只爲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
明達而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
人知爲達纔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
之意專在人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
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
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
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今市井閭巷之人却
不爲名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
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

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
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
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
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已在人曰在已曰
既在已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
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
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
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
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

且好但為後人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
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
得不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
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
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之知耶是
民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
設教非不欲家諭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
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
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

八之心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其嘗與謝景溫
說此二句他爭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
亦時有之此大故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
之豈有爲朝三暮四之術哉謝景溫一作道景平
問爲政遑遑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
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他
人不可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
孫丞相言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
年責治太迫此三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

次序所謂期月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
成治功成也聖人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
帝之治惟聖人能之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爲也
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
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風移俗易民歸于仁天
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其曰必世理之
然也有成者謂法度綱紀有成而化行也如欲民
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
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

趙本此下云
仍双行

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着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驕吝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義仁義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秉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之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
高明旨遠辭約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畜而有
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
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
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
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
之處也欲開悟於君君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
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

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
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
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頤卦之序
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頤卦之序
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
卻似義起然亦是以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
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
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
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雪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